



## 又是一年月明时

◎ 陈 雨（晋宁县自来水公司）

寒气逼近，窗外的牛蛙停止了“咕咕”的叫声，早晨的远山尽管被开挖得千疮百孔，有薄雾的遮掩，竟也变得虚幻朦胧，妩媚多姿起来。又到一年中秋，思乡成了主流，遥遥永夜思茫茫，心肠再硬，再抱有多无谓的态度，父母家人和泥泞的故乡永远是心中最柔软的弦，我当然不能幸免。一个人，真是秋兮寒兮，可怜皎月复团团，也不知道这明月明年何处看。

在我的印象中，故乡是一桥一水一月的剪影，近处唏嘘的柳丛，远处泼墨般的群山则将我的乡愁晕染开来，雾霭层层，界破了虚实。

朱大可先生说，故乡是时间的母亲，她在想象中包容了他行走困倦的身体，她以过去时态的方式，收容了人的软弱；故乡是背弃者的最后信念，让他知道自己可以用回归的方式，投奔这早已冷却的子宫。

我们是一种精神分裂的动物，毕生都在游走、漂泊。在年轻时总想离弃她，跟她道别，甚至永诀。而后，又在遥远的地方展开痛彻心扉的怀念。

游荡在钢筋水泥的冰冷丛林中，偶然间听到的一句乡音，是异乡者月夜无眠时的一帖良药。乡音是柔媚的，也是清丽的。可是那曾经令人筋酥骨软的山歌，却早已日渐飘渺，沉淀进深沉的大山坳子里，现在的年轻人儿，谁还记得哼唱？

大一时在部队军训缺粮少食，用双手捧着生怕掉渣地吃了两个火腿月饼后，我再也没有完整地吃过一个月饼。对它没有厌恶，只是无感。超市显眼处摆放着各种包装精美的月饼礼盒，知道其中深蕴的本质，不过搭眼看看罢了。传统节日的食品如今早已异化，承载着不同以往的意义，我不说，大家都懂。

还记得小时候中秋节的保留节目，就是供月亮，搬一张桌子在屋顶或是门前，桌上点几柱香，两支蜡烛，摆上月饼、沙糕和各种水果，这是对月亮婆婆最虔诚的供奉。

曾经一起学着大人样供月亮的伙伴们，你们在他乡，在这月光灼灼的夜晚，是否记得我们玩过的游戏？我们的友情，是否仍如这盈盈碧水中倒映的皓月那般清冽？

如今，除了暮年哀哀的奶奶，谁还能几十年坚持着这项古老简单的仪式？

冷辉轻泻，寒意侵人，远山影影倬倬着浓重的黑色。又想起老爹电话里所说的，奶奶固执地每天到家里来问，我和弟弟什么时候回家。

就好像曾经的爷爷不论严寒，还是酷暑，每天晚上十点左右就啪啪大力拍打我们家的门，给他开门以后也不进来，站在门口问我和弟弟回家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满意地潇洒转身，再去拍五叔家的门，问海涛回家没，琪琪回家没。

只能打钱过去，托老爹跑腿，买些防腐剂超标、色素超标、人工糖精超标、包装过度的月饼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位老人家，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表达我苍白无力的孝心。

我知道，他们需要的不是这“马屎外面光”的月饼。他们的需要极其简单——我们什么也不干，就开心地吃他们做的饭菜，听听他们发的牢骚，接受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对我们好。

他们辛苦清贫了大半辈子，如今物质富足，却精神空虚。养大的儿女孙辈羽翼丰满远飞，而他们留在故土，守着清苦的孤寂，守着“暖暖远人村”和“依依墟里烟”，随时撩拨着火塘里的火，不让火星熄灭。等待着，等待在外面闯荡得一身泥泞的孩子步履蹒跚地踩进门槛时，他们能马上用犹如枯藤般节骨嶙峋的手递上温热的油盐拌饭和浑浊的米汤。

风，吹不走遗憾；月，圆不了古梦。掬起一捧清浅的月光，洗濯凡尘旧梦。梦醒之际，听到缠绵低沉的乡音呼唤，浓浓的思念跌宕在溅满月华的归乡之路。回到那个替我收藏童年，见证青春的地方。

